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 
第八十八回 三盜魚腸劍大眾起身 巧破藏珍樓英雄獨往

且說馮淵進了門，大家見了一回禮，然後把包袱解將下來打開，先將書信遞將過去，後把樓圖打開，鋪在桌上。大家一看，頭道門，二道門，三道門，四道門，畫得清清楚楚。頭道門台階底下，是活心子，不要管它，墜落不下去。龍鬚不用動，它也不能繫人。若要破樓，總得有寶刀寶劍，方能成功，用刀插入門縫往下一砍，自然兩扇門就墜落地中去了。那門一下去，用寶刀寶劍將藏珍樓三字砍落，那門就不能復又上來了。進得裡面，用千里火照著二道門，叫藏珍門，東邊門上有八楞華子一個，用手往裡捻開，人可要往旁邊躲避，容那個巨鬼起來，用又把門口堵住，容那三枝弩箭從鬼口中打出來之後，三枝箭打完，那個鬼自然躺下。砍落藏珍二字，那門就不能復關閉了。躡過屋中那個大深坑去，那大鬼身後有兩根鐵鏈，用劍將這兩根砍折，那個鬼就不能起來了。三道門叫五福門，雙門一推就開，先把兩個門環子砍落，然後把五個福字也全都砍落，進了屋中，那當地柱子上有一朵金蓮花，把它削折，裡面裝著的鐵叉子也不能出來了，桌面子裡頭黏魚頭的刀也出不來了，桌子也不能轉動了，柱子就不能往下沉了。在柱子左右兩個圓桌面以前，地下有兩塊翻板，長夠五尺，寬夠四尺，把這兩塊板子揭開，人就墜落不下去了。第四道門，叫覓寶門，左右有兩個門，上掛著簾子，中有一塊大堂簾子，類若戲台一般，左右兩旁，如上下場門一樣的，那兩個門上有銅字，俱是刻出來的。一邊是「堆金」，一邊是「積玉」。雖有簾子，把簾子掀開，也進不去。後面有木板門，從外面也不得開。當中掛著一個堂簾，上面有三個字，是「覓寶門」。堂簾後面，卻是四塊隔扇，倒是一推就開，那隔扇通上至下，全是四方窟窿，每一個窟窿內有一枝弩箭，那弓箭頭上，全是毒藥，若要一推隔扇，身上就得中了弩箭。先把這「堆金積玉」四個字吹下來，那兩邊門就全開了。後面全是木板鑲地，別往後走，先把隔扇後頭的一段鐵條砍折，容它把那弩箭都放將出來，仍然還從隔扇當中進去。一進裡面，當中有一塊四方翻板，把那板子掀起來，往下是一層層的梯子。從梯子下去，到了平地，直奔正北，到北邊有兩扇大門全開著。進大門東西有兩個小門，俱掛著單簾子，裡面是一層層扶梯，全是木頭作成，千萬不可上去，若要上去，半路拐彎之時，蹬著消息兒，前邊下來一塊鐵搭板，後面下來一塊鐵搭板，鐵搭板就把人圍住在當中。倒是迎面往正北去，有一個月洞門，瞧著可險，上面掛著一口劍，只管從劍刀下而入，裡面也是扶梯，從這裡上去，直到樓上，可就沒有消息兒了。樓上有魚腸劍、冠袍帶履，可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放著。大家看完，齊聲喝采。後邊還寫著：藏珍樓外面周圍俱是七尺寬的翻板。蔣爺說：「樓圖是到了，就在今晚問去破樓方好，你們議論議論，誰去破樓？」問了幾聲，並無一人答言，彼此面面相覷，你瞧著我，我瞧著你。蔣爺又問：「哪位前去破樓，請萬歲爺冠袍帶履？」問著，可就瞧著智化。智化一語不發，蔣爺心中納悶。想著準是他去，頭一件他有紫電劍，能斷各處消息兒，二則他又往團城子去過兩趟，三則他是最喜要名的人，怎麼他不答言，是怎麼回事？又看智爺是低著頭，一語不發。蔣爺說：「這一去就成功，沒人答言是什麼緣故？到底是哪位辛苦一趟？」展爺說：「蔣四哥，不用著急，沒人前往我去。」蔣爺說：「展大弟前去，很好很好，大事准成。」展爺這一答言，要去的人就多了。徐良、艾虎、白芸生、盧珍、馮淵全要去。展爺說：「我不答言，你們也不去；我一答言，你們全都去。不然叫你們幾個人去罷。」徐良說：「人無頭兒不行，鳥無翅兒不飛，我們如何敢去？全仗你老人家，我們不過巡風而已。」智爺在旁說：「展大哥，只管把他們帶去罷，我准保沒事。」徐良說：「臭豆腐，你就不用去了。」馮淵說：「醋糟，還是你不用去了。」徐良說：「偏不教你去，用不著你。」馮淵說：「我偏要去定了，沒有我不行。」蔣爺也說：「馮老爺你不用去了。何苦為這點小事大家爭論。」馮淵說：「請人應是我去，請冠袍帶履，應是你們去。你們不知道，請人去幾乎喪性命。」蔣爺說：「什麼幾乎喪命？」徐良說：「這是你嘴裡說出來的，別怨我了。」就如此這般，說了一遍。馮淵一聞此言，羞得面紅過耳，只可在蔣大人、展大人面前請罪。蔣爺說：「這也是一件好事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；這又不是在軍營內出兵打仗，臨陣收妻犯了軍規，該當有罪。我們應當與馮老爺賀賀才好。馮老爺，依我說你不用去了，前番取樓圖，這是頭一件功勞，寫奏折之時，不能不寫你的頭功，況且還是你一人獨功。」馮淵只可諾諾而退，暗暗怨恨蔣平不公。

吃過晚飯，等到二鼓之半，展爺帶領小四義，換了夜行衣靠，繫上百寶囊，帶上了兵刃，五位爺直奔團城子而來。團城子正北，有一座樹林，徐良說：「展大叔，請你老人家到樹林裡面說句話。」展爺說：「使得。」進了樹林，找了塊臥牛石，讓展爺坐下，徐良先磕了一個頭。展爺說：「姪兒有話慢說，為何行禮哪？」徐良說：「我們五個人衝北磕頭，生死弟兄，我與老兄弟，每人有一口寶刀，大叔你老人家也有一口寶劍，比我們的刀還強哪。就是我們大哥和老四，沒有寶刀寶劍，二哥又是個渾人。此番去到藏珍樓，請冠袍帶履不必說，無論誰請出來，都算你老人家請出來的。我們幾個人商量明白，無論誰得著這口寶劍，都要送給我們大哥。倘然你老人家得著了這口寶劍，懇求賞給我們大哥。你老人家要沒有巨關劍，我們天膽也不敢啟齒。按說我們四爺與我大哥俱沒有寶物，怎麼單給大哥討？可不是我們弟兄之中有偏向，皆因他外號玉面小專諸，為的是成全他這個外號兒，故此央求你老人家。」展爺一聽，心中暗暗誇獎徐良實在機靈，此事不能不應。說：「我要得著，萬萬不要。」徐良一回頭說：「大哥，你先過來，謝謝展大叔。」芸生很不願意，既有徐良這般說著，不能不過來，給展爺磕頭，與展爺行了一禮，展爺連忙用手攙起來，說：「賢姪只管放心，我要得了寶劍，必然送給賢姪。」芸生站起身來，大家復又出了樹林，直奔團城子而來。

來至城牆底下，徐良把百鍊索掏出來搭住城牆，一個跟著一個上去。到了裡面，徐良囑咐小心翻板，也是一個跟著一個下來，然後把百鍊索收將起來。徐良在前邊帶路，展南俠與小四義俱在後面。繞過太湖石前，就見那裡有一條黑影，從東南往西北，直奔紅翠園。將才過去一個，又追下一條黑影，也奔紅翠園去。就見後邊又追去一個，也奔紅翠園，全都飛也相似。艾虎低聲說道：「又來了一個。」大家一看，這個從正北而來，也奔紅翠園。

你道正北上來的這個人是誰？這是馮淵。皆因是都不叫他上團城子來，越想越有氣，明知徐良怕他得著這口寶劍，故此才不教他來。他一想，請人教他去，該有好處，你們不教我去，難道說我一個人不會前去？自己換了夜行衣靠，背插單刀，繫了百寶囊，並沒告訴別人，也是躡屋躍脊直奔團城子而來。到了團城子裡面，直奔正南，他也不知道哪裡是藏珍樓，只要見著大眾，他打算見一面分一半。就聽見徐良說：「穿過果木園子，南面是藏珍樓，北面是紅翠園。」也沒找著果木園子，就見前面一段牆，見裡面有燈光，他就躡進牆來，見三間上房，近西面那間，有個小後窗戶。馮淵一縱身，躡上小後窗戶台上，胳膊一擡，用小指戳一小月牙孔，往內窺探。這一瞧就請著八九分的光景，準是金仙、玉仙。見金仙穿著長大衣服，玉仙倒是短衣服，青縐綢小襖，青縐綢中衣，青縐綢汗巾，青縐綢包頭，大紅窄窄弓鞋，全是滿臉脂粉，環佩叮噹。馮淵心中忖度，醋糟說這兩個丫頭本領出色，要論我的本事，更不行了。又看著西牆上，掛著一對鏈子錘，一對鏈子塑，還掛著兩口刀。就聽玉仙叫婆子，說：「你不是請王三爺去了麼？」婆子說：「請去了，得便就來。」正說之間，忽聽一聲咳嗽，啟了簾子進來一人，那人身上穿的是銀紅色衣服，頭上帶的是紫頭巾，白臉面，五官透俊，原來是金弓小二郎王玉。皆因是他知道東方亮有兩個妹子，特意上果園子，拿著彈弓打鳥，一彈子一個，金仙瞧他這身功夫，暗暗叫婆子遞書傳信二人私通。今天金仙、玉仙把王玉請來，與他談論事情。王玉進來之時，那金仙讓他坐下，王玉說：「妹子有什麼事情叫我？」玉仙說：「明天擂台之上，我算著我哥哥凶多吉少，大概准有官人前來，尋常時節，還有校尉到咱們家裡來哪。前日不是藏珍樓結果了兩個校尉，我還拿住了一個護衛，外面還不定有多少校尉護衛哪，咱們家內，又放著犯私的東西，擺擂台又是犯私的事情，我苦勸他哥哥，他便執意不聽。我們兩個人，天大的本事，卻總是女流之輩，此時除了你，我們沒有近人，你得給我們想出一條極妙的計策來方好。」話猶未了，就聽見牆上摘鏈子架，說：「窗戶外頭有人暗地探聽。」這一出來，不知馮淵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